

# 当迷彩融入大地

■温青

## 情感兵站

晨光,从迷彩服的纤维缝隙里渗进来,一寸寸占领了夜间被露水浸透的布料,把那片沉郁的绿,熨上些微暖意的金边。

一班班长李风趴在大别山初醒的胸膛上,脸颊紧贴着土地。他感到了一种深沉缓慢的搏动——不知是远处重型装备履带碾过的震动,还是这古老大地自身血脉的流淌。身下枯草硬硬硬的,硌着他的前胸。李风的鼻腔里充盈着去岁腐烂的草叶与今春新萌的草芽混合成的那股清冽又腥甜的气味。这气味冲淡了机油、皮革和钢铁在阳光下蒸腾起的那属于军营的味道。

李风微微偏头捕捉声音。风从演训场那头卷过来。风声里,有隐约的口令,有装甲车引擎闷雷似的低吼;更远处,是身边战友压抑着的呼吸。这些声音与他自己的心跳,渐渐合成一个节拍。

李风在匍匐。他把整个人努力压进地平线以下,让自己成为一丛草、一块石、一片不起眼的土疙瘩。

他的目光平射出去。视野中央,是几百米外那个布满弹坑的土坡——那是今天的冲击目标。而在天与地那模糊不清的交接线上,有一抹极淡的鹅黄色。那是连片的柳树,远远看去,像是一层朦胧的绿烟。他知道,亿万点新芽正在挣破苞壳。他突然想起连长。连长是个黑脸膛的豫北汉子,说话像砸夯:“咱们当兵的,就得像地里的庄稼、树上的芽子。冬天,你得给我把劲憋在根里,憋在骨头缝里;春天一到,命令一下,你就得给我‘噌’一下蹿起来,抽穗,拔节,动静要响,气势要足!”

“抽穗,拔节……”李风在心里默念。他觉得自己的骨头缝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正被这地气、被这春风催催着,想要发出“噌噌”的声响。

忽然,一阵更强劲的风贴着地皮扫

过,扬起细沙。他下意识眯起眼。风过后,他的视野里蓦然闯入一片移动的“绿云”。那是一队战友,正从侧翼低姿匍匐前进。几十号人在起伏不平的野地上,形成一波涌动的、沉默的潮水。阳光此刻完全跃出了地平线,给那片潮水边缘镀上晃动的金线。那景象,竟有几分像大别山脚下,被风吹拂的无边无际的麦田。只是,麦浪的起伏是柔软的,而这片“绿浪”的起伏,却充满着势待发的力量——它的方向,指向那个布满弹坑的山坡。

就在这凝神注视的片刻,一只黑甲虫懵懵懂懂地爬上了他的枪管。那虫子停留了几秒,又振翅飞起。李风屏住呼吸,忽然无比真切地意识到,自己此刻正处在两种“生长”的交点上:一种是自然的、柔和的春之生长;另一种是守纪的、刚硬的战士的生长。

他匍匐着,像一粒春泥里的种子。“种子”这个词,让他想起了新兵连。春天的训练场,木棉树开着碗口大的花,花不时砸在泥地上。班长指着那些花说:“看见没?这叫‘英雄花’。败了、蔫了,‘噗’一声砸到地上。可它里面的籽,会进入土里,等候到了,又是一棵顶天立地的树!”那时他累得不行,只觉得班长的话和木棉花砸地的声音一样,又沉又闷。如今,趴在这片春光里,班长的话又清晰地回响起来。李风想,自己和身边的战友,正是被这样“种”下来的。他们来自五湖四海,被投进军营这块特殊的“土地”。新兵连是第一次犁铧翻耕,纪律是水分,艰苦是养料,日复一日的训练,就是那不见天日的萌芽过程。很多人觉得快撑不住了,仿佛要烂在“土”里了。可是,不知不觉,等那细微的“咔吧”声响后,骨骼已变得坚硬,目光已无比坚定。

“哗——!”尖锐的哨响毫无预兆地撕破宁静,也打破了李风所有关于春光与种子的遐思。

“冲击!前进!”连长的吼声通过单兵电台传来。

动了!刚才那一片片匍匐的“土地”,骤然活了!他们像地壳下压抑已久的熔岩找到了裂隙,猛地喷涌而出!低姿匍匐转为高姿,再变为短促有力的跃进。迷彩的身影在坑洼间起伏,交替掩护,迅猛前插。喘息声、脚步声、装备碰撞的铿锵声,还有每个人喉咙里压抑着的、近乎野兽般的低吼,混合成一股滚烫而嘈杂的洪流。

李风在其中,感受到大地在震动,感受到战友身上的热浪,感受到自己的肺叶在拉扯。那个布满弹坑的土坡,在剧烈晃动的视野里急速逼近。

就在接近土坡底部的刹那,李风一个侧扑,滚进浅坑。尘土呛进鼻腔,他剧烈咳嗽着,脸上的汗水和着泥土流下。他抬头,望向坡顶。太阳已经升起,金灿灿的。他眯起眼,看见先冲上去的战友的身影,在坡顶的阳光下,变成一排黑色剪影。他们手中的枪,指向蓝天,枪刺反射着阳光,亮得灼人。

后续命令传来,李风小队需要向侧翼迂回,模拟清扫残敌。冲击的亢奋稍稍平复,节奏变为一种更警惕细致的搜索前进。他们穿过一片低矮的灌木丛,枯枝刮擦着裤腿,哗哗作响。在灌木丛边缘,李风猛地蹲下,举拳示意。身后跟着的几个新兵立刻散开,据枪警戒。他拨开面前一丛浓密的荆棘。眼前,是一小片背风的洼地。

这里没有弹坑,没有履带印,只有一片刚刚刮出地皮的野花。它们开得专注安静,与几步之外那些狰狞的弹坑,形成不可思议的对比。一只白粉蝶,正悠然在花间起舞。

李风缓缓伸出手,用手指轻柔地拂过那片淡蓝色的花海。之后,他紧紧握住了胸前冰凉的枪身。钢铁的坚硬与花朵的柔软,战斗的使命与生命的静美……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在他胸腔里猛烈地撞击,又奇异地交织融合。他忽然明白那些“隐秘而伟大的故事”,并非只在冲锋号响起时诞生。它同样诞生于此,诞生在一个战士于战斗间隙,为一片野花而屏住呼吸的刹那。

“一班!注意侧翼!继续搜索!”电台里传来新的指令。李风利落起身,朝身后战友们打了个手势,“跟我来,跳进脚下。”

队伍再次无声地没入灌木丛,向着指定方位潜去。那只白粉蝶,还在原地翩跹。演训结束,队伍带回。战士们唱着歌,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李风带着队伍,迷彩服上满是泥印,还有几处被划破的口子。他脸上的泥浆已经板结,嘴唇干裂。但他的眼睛,却跳动着一种平静而清澈的光。

简单洗漱后,李风踱到营房后面一小块闲置的土地边。这里原是准备种菜的,还没来得及整理,荒芜着,长满了杂草。他蹲下身,借着营房窗口透出的灯光和天边最后一丝晚霞,仔细寻找着。

在杂乱粗硬的杂草根部,他看到了刚冒头的草芽。它们是那样弱小,却固执地顶开坚硬的土块。他看到了不知名的野草蔓,悄悄伸出了蜷曲的触须。在一处背阴的墙角,他还看到了一小丛从去年枯萎的蒿草根部,渗出了一点点极其湿润的、深色的痕迹——那是地气回暖、生命涌动的标志。

他静静地看着。晚风吹过,带来营区外田野里浓郁的泥土气息,也带来远处车场里,夜班检修车辆传来的“叮叮当当”敲击声。

熄灯号响了。营房的灯光次第熄灭。寂静笼罩下来,只有哨兵巡逻的脚步声,沉稳清晰,像军营里永不疲倦的心跳。

李风躺在床上,意识很清醒。他想起那片淡蓝色的野花,想起坡顶上那些阳光下的黑色剪影,想起连长砸夯般的话语,想起一首诗的最后几句:“他们已经融入了大地,融入了共和国的万里边疆……”

他闭上眼睛。在沉入睡眠的前一刻,他仿佛听见了种子的声音。那些种子,在辽阔国土的深处,在雪山、海岛、荒漠和森林,和他一起,随着大地春暖的脉搏,发出细微而倔强的萌动之声。那声音连成一片,低沉雄浑,仿佛是绵延的春雷,滚过共和国万里山河的脊梁。



大青山上的骑兵 中国画,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刘勃舒作



## 战士心向党(歌词)

■王秉伦

军旗迎朝阳,战士心向党  
我们行进在强军路上  
无论在首都,还是在边防  
无论在天空,还是在海洋  
都把忠诚写在岗位上  
都把忠诚写在心坎上

我们信念如铁,听党指挥  
我们苦练精兵,能打胜仗  
我们发扬传统,作风优良  
我们步调一致,追寻梦想

## 写在春风里的名字

■韩中州

说起阳春三月  
人们会想到春风  
想起一位普通战士

他是一颗勤恳的螺丝钉  
青春永驻二十二圆  
朝气蓬勃的年龄  
他永不生锈的名字  
成为中国人的道德标识

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  
只有普通平凡的故事  
他清瘦的微笑  
永远闪烁在人们心中  
他险笑入口的日记  
滋养了一个时代的精神

每年三月,我们发现  
他始终没有走远  
他播撒的种子  
在春风拂过的地方  
发芽抽枝、开花结果

当我们轻轻问起他的名字  
仿佛能听见一声暖心的回答  
“我叫解放军,家住在中国”

## 乡情一缕

元宵节的夜,圆月高悬。火树银花之下,人影绰绰,笑语喧阗。“上元”佳节自汉代起便深深烙印在中华民族的脉络里,成为每个中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团圆印记。

20世纪80年代末,我服役于空军地空导弹某部,驻守在东海前哨一座偏僻的小山头上。忙完春节战备任务后,连长特批我回乡探亲。彼时我刚提干,阔别故乡已逾三载。在我老家江淮平原的乡村,元宵节向来热烈隆重,颇具仪式感。

踏上故乡的土地,久违的亲切感油然而生。玉米粉元宵、鸡蛋青菜馅馄饨,是元宵节团圆桌上最地道的美味。奶奶照例用竹篾扎了兔子灯,里边点上一支红烛。夜幕降临,我领着堂姐的孩子,牵着兔灯在宅院里戏耍。隔壁老舅家的窗棂上贴满红纸剪的灯笼,“喜鹊登梅”的图样栩栩如生;朝西屋的周伯正扎着走马灯,灯壁上“八仙过海”的场景活灵活现。孩子们手中的兔子灯、荷花灯、鲤鱼灯,随着欢快的身影在暮色中流动,宛如一条斑斓的星河,点亮乡村的夜空。

暮色苍茫,圆月跃上树梢,元宵盛会正式拉开帷幕。田间地头,野火春风随处可见,海门人称之为“烧类草”,也叫“放草火”。这一天,家家户户将芦苇扎成捆,或把稻草扎在一起,底下系一根竹竿。趁着夜色,点燃火把,大人小孩齐上阵,举着火把沿田埂、河岸奔跑呐喊:“连财连财,大家发财!”据说火把燃到谁家地头,谁家来年便会红红火火。不少乡亲会在自留地田头插上小竹竿,上面挂着红布袋,里边装着煮熟的元宵或鸡蛋,吸引跑火的人群光顾自家地盘,祈求好运降临。

刚从军营归来的我,也忘情地举着火把,与乡亲们一同在田埂上喊着美好的祈愿,在田头分享寓意吉祥的食品。那晚我举目远眺,村落间、田野上,星星点点的野火与呐喊奔跑的人群交织,场景蔚为壮观。老村长见到我,欣喜地拉着我的手说:“有解放军来闹元宵,今晚的灯火格外热闹!”

岁月无痕,一晃30余年过去了。前年元宵节回乡,只见大街上张灯结彩,许多农家小楼前,也挂起了红彤彤的灯笼。村委会的广场上,充气大拱门上缀满五彩缤纷的满天星,在月光下闪闪烁烁。农舍里,家家户户欢聚一堂,吃汤圆、下馄饨,欢声笑语萦绕耳畔……只是当年那漫山遍野的草火,已难觅踪迹。我特意登上楼顶观望,远处偶有一两处零星火点,沟沿上的芦苇也难寻踪影。

看来,“烧类草”的习俗已成回忆。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元宵节仍旧热闹闪亮。当暮色四合,万家灯盏次第燃起,诗词的魂魄便在光影中苏醒。大唐洛阳,苏味道独立津桥畔,目睹“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的盛景,星河倾泻,宵禁暂弛,百姓如潮水般涌上街头观灯赏月,一句

## 凌波仙子贺春来

■向贤彪

## 感念

“凌波仙子贺春来,一盆玉蕊满堂春。”洁白幽香的水仙花,开在迎春的画卷里。阵阵幽香,给节日增添喜庆,使人心旷神怡又思绪万千。

与水仙花的初次邂逅,是在一个雪花飘飘的日子。那一年,我所在部队从云贵高原移防到闽北。临近春节,地方政府到部队慰问,送来年货,其中就有几盆水仙花。节日战备值班,我没有回老家过年,唯与水仙花相伴。它青茎白花,幽香淡雅,只需要清水与阳光,便能带来满室的清雅。

那天晚上,地方慰问带来了精彩的节目,其中就有舞蹈《凌波仙子》。那是在漳州流坑村的一个美丽传说:一对恋人为了凿通园山,疏通九龙江水灌溉良田,在开山取石时不幸遇难,化为两枝清香扑鼻的水仙花,人们将其命名为“金盏”和“白叶”(也作百叶)。美丽动人的传说,寄寓着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打那以后,我就喜欢上了水仙花。

有一年,一位在北京某杂志社供职的朋友来福建采访,我陪她到漳州百花村看花。各种花卉琳琅满目,可她对水仙花却情有独钟。“过年时,有一盆水仙花置于案头多好啊!”朋友回到北京后,我专门挑了几头上好的水仙花寄去,她欣喜不已,将其供于案头。后来,她隔三差五就打电话,告之花开的进展,交流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道尽对人间欢愉的无限流连;宋代密州,月圆之夜,苏轼漫步街头,回想杭州“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的繁华,让元宵的圆满中也映照着人生的些许缺憾;而我最爱南宋辛弃疾《青玉案·元夕》的瑰丽,“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勾勒出如梦似幻的夜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鸿一瞥,更让元宵之夜成为中国历史长河中独有的浪漫。

记得去年元宵节,我所在的南京街头灯光如织,夫子庙灯会人山人海。对面军营大门上,四盏红灯笼高悬,“欢度元宵”四个大字醒目庄重;一副对联垂挂两侧:“几载思乡佳节至,一家不圆万家圆”。两名战士肃立岗位,枪刺在月光下泛着寒光。此情此景,身为一名老兵,怎能不心生感慨?“一家不圆万家圆”,这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无数共和国军人的行动写照。

回望30余年军旅生涯,我的元宵节大多在军营度过。一轮圆月下的小径、三军联合登陆演习的滩头阵地……都曾留下我的身影。元宵节那天,我仍会思念故乡的明月。那首《十五的月亮》,曾无数次让我泪流满面:“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

元宵节的灯火,从来都不只是为了热闹。它是古人“燃灯祀太一”的虔诚,是“月上柳梢头”的浪漫,是战士们“边关月照人”的坚守,更是每一个普通人对生活最朴素的企盼——当天上月与人间灯相映生辉,照见的是同一种团圆。它无关距离远近,只关乎灵魂相守;它超越烽烟与岁月,成为中华血脉里那缕永不熄灭的信念,在每一个元宵之夜,温暖着天涯海角的游子与坚守岗位的守护者。

## 在部队过年

■康党培

## 记忆

“老兵复员,新兵过年……”记得当年我还在部队时,一进入年底,这句老话就会在战士们口中传开。每年到这个时候,不管是机关还是连队,都会忙碌起来。等忙完送老迎新,就该迎来另一件大事——热热闹闹过大年。

部队的新年活动,是丰富多彩的。贴春联、包饺子、参加团拜会、军民联欢会、看电影……这些活动都由连队统一组织。记得有一年春节的一个上午,连队在训练场上举行大联欢。官兵每人腰束一根红绸带,扭起秧歌。大家唱呀,跳呀,个个笑逐颜开、热情奔放,尽情抒发着内心的喜悦。盘鼓表演更是叫绝,十几面盘鼓组成一个方阵,战士们围着盘鼓,双手持槌敲击。鼓声、吼声交汇在一起,激越雄浑,响彻山谷。那威风凛凛的阵容,气势恢宏的场面,令我至今难忘。

我当兵的地方是有着革命传统的沂蒙老区,也是山东省最偏僻、最贫瘠的山

区。那里山高林密,交通不便,物资供应匮乏。但每到春节,连队总是想方设法改善伙食,让官兵们高高兴兴过年。

每到过年,炊事班便热闹起来了。战士们都很爱去炊事班帮厨,帮他们杀鸡、宰鱼、煮肉、炸丸子……那扑鼻的香味、热烈的欢歌笑语,还有被炉火映红了的脸蛋们欣喜的眸子,使整个后厨洋溢着欢乐与温馨。

除夕那天,战士们会来到连队饭堂包饺子。在以班为单位的餐桌前,战士们有的擀面皮,有的包饺子,有的调油醋水,很是热闹。这时,有的战士会唱上一支歌,接着就有人哼上一段小调儿,歌声、笑声、盆碗声交汇着,奏成一支美妙的新春交响曲。饺子下锅后,窗外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响了起来。待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桌,战士们你让我我让你,谁也不肯吃第一锅饺子。这种时候,大家总会在心中涌起温暖,感受到浓浓的战友友谊。

在部队过年,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除夕夜连队干部替战士们站岗。每到年三十晚上,战士们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春

节联欢晚会,而连队干部们则在天寒地冻、北风凛冽的哨卡里,手握钢枪,站岗放哨,在风雪中为祖国守岁。

春联也是部队过年时一道别致的风景线。不要以为军人们整天操练拳脚、舞枪弄炮,精武而逊文。实际上,战士们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当中有很多是携笔从戎的大学生。到了年三十这天,他们拿出笔墨,铺展红纸,挥毫泼墨,将真情实感汨汨流淌于笔端。“守国门尝万苦细嚼苦中甜,逢佳节思亲人倍知己任重”“官兵共庆新春暖,兄弟同欢佳节甜”……一副副春联,道不尽战士们们的家国情怀。

岁月如歌,转眼30多年过去了,许多往事已变得遥远模糊,可在部队与战友们相处的记忆却尤为清晰。在沂蒙山深处,我们艰苦创业,战天斗地,把最宝贵的青春奉献给了这片热土。后来,我退伍回到地方。再后来,听说我所在的部队换防到别的地方,往后慢慢与老战友少了联系。

又是一年新春,战友们,你们好吗?远方的一位老战友在思念你们,并为你们默默祝福。